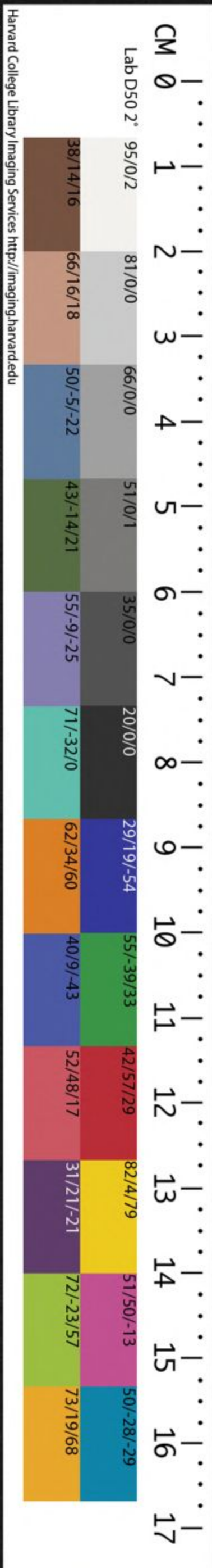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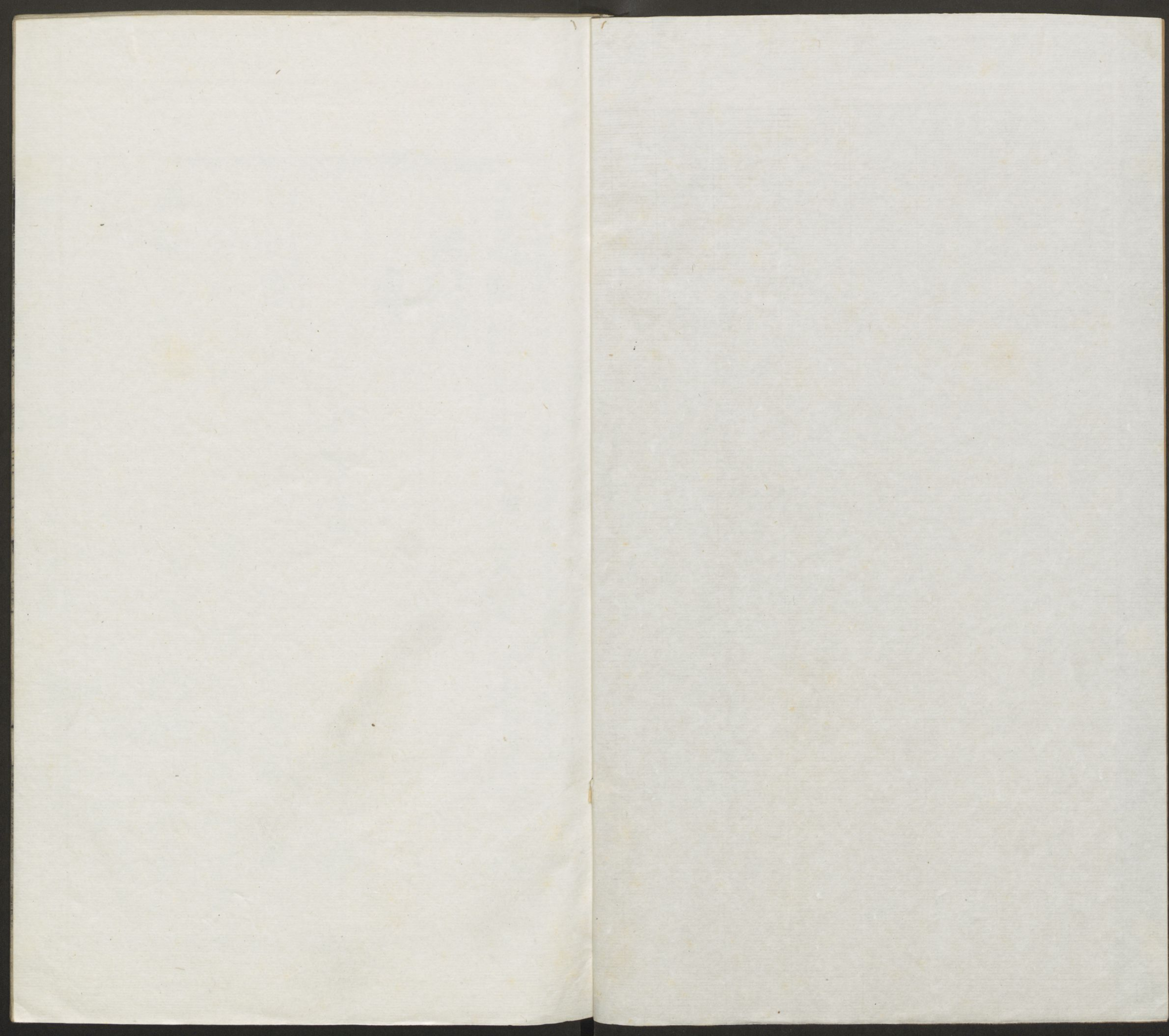


T4664.5/4836 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1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8 1948





會通節校正宋...
邊防門
卷之十
論...
臣近聞...
有分...
再舉...
此...
假...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三十八
邊防門

遼夏十

論關中事宜

文彥博

臣近聞西師已還中外但知時暫歇泊而未
有分屯解甲之旨人情多疑皆慮王師必有
再舉之計老臣受國恩深義同休戚齒髮如
此無復覬望唯有區區欲報之資不能緘默
輒爲陛下言之臣切觀陛下臨御以來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選拔將帥訓齊師徒脩治器械儲峙糗糧皆
衆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比者夏人昏亂自
致天討 陛下赫然命將出師以伐有罪師
行以來捷音屢上雖未能覆其巢穴係其君
長而師行有紀所遇輒克羌人遁逃莫敢抗
堂堂之鋒天威神武震懼四夷戰功之多近
世未有然而數路進軍興動大衆彌歷累月
餽輓不貲諸路之民疲於供給將士盡忠竭
力爲朝廷奮不顧身間關死亡衝冒寒暑苦

備極勤勞臣以謂國威旣已振矣將士之力
亦已殫矣百姓餽運亦已竭矣 陛下今日
之計正當勞狹將士安附百姓摩拊其疾痛
補全其瘡痍使得蘇息按甲養威以全前日
之勝如此則外足以懲艾夷狄內足以愛養
軍民此宗社無疆之休也若師徒暫還而復
出士氣已衰而再鼓民力已困而調發復興
諸路深入而轉餉益遠如此則師之勝敗恐
未可知而前功或喪此天下之深憂也兼臣

洛中津遣陝西軍須不少亦聞陝西事體頗詳皆言百姓亦已流離菽粟之價騰踴今冬二麥多不下種將春農事方興又復調發不已必恐應副不前有誤大計臣不言孰當言者伏望 陛下以天下爲度以蒼生爲心不以盡敵然後爲功亟詔班師分屯諸路使朝廷恩威並行兵民和附以小羌昏亂如此可以坐待其滅亡矣不勝大願

貼黃臣聞陝西河東運糧人夫雖所費

不貲而逋逸者甚衆至有部夫官亦逋竄恐無人敢子細奏陳春秋戰國時用兵運糧多在中夏故兵司因糧糧不遠載與今之餽運深入夷狄沙漠之地其勢不同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以聖帝伐鬼方尚三年而克之理有不可急者又曰師正丈人吉丈人嚴莊之稱用之則吉小人勿用用則無功無功則有罪老臣伏望 陛下選擇

將兵者如輕險而求僥倖之功者當勿
用之臣年老眼昏勉力親書此劄子深
懼不謹細伏望 聖慈矜察兼不敢附
迺恐漏洩不達謹遣臣長孫承事郎求
世持詣通進司投進元豐四年十一月
上答詔曰自遠相見忽經兩年春暄卿
比平安前繼閱所論關中事宜悉至誠
惻怛之意非累朝心膺之臣憂國如家
曷能倦倦如此寤寐忠嘉不忘於懷朕
涉道日淺昧於知人不能圖任將帥以
天錫可乘之時上為祖宗殄滅一方
世雖深用厚顏爰自六軍還塞將士已
憚勞黎民已告病今日之勢豈復可遠

舉深入哉惟固境自全而巳近特命於
涇原制置者第使之城數亭障制虜衝
軼耳非復有前日之蓋兵法有之太其
名若不入討之為者之蓋兵法有之太其
示之不用不威尋盟則朝廷因得復庶或
可震之來威尋盟則朝廷因得復庶或
之也想卿同體均休戚之誠諒已悉其
措置大槩今因賜慶行固茲示諭先是
四月種諤奏夏國內亂乘常為其臣所
篡乞興師問罪朝廷始大出師攻討李
憲主中正高遵裕等分道深入所向皆
捷其後父攻靈州不下兵連歲不解中
國騷然五年九月夏人二十萬陷永樂
城至六年夏國主始請和奉貢前後用
兵皆一時小人貪功生事
附會行之本非神考之意
諫伐西夏
滕甫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
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
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
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日
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
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
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
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全因悟近
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

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
深憂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
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為非萬全者
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
而敢後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
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
危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
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臣切觀
自言古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袁紹最有

巧思請試爲 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
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操斂兵不追者何也
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
嫡庶並爭不及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
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脩政
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
征東胡討袁熙袁尚熙走遼東或勸操平遂
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
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

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
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
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
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

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
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
者主弱臣強其國內亂 陛下使偏師一出
斬名王虜僞公主築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
時天以賊授 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

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乘常雖
爲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
俯首連臂爲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爲一堅壁
清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同舟遇風之勢
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陛下選用
大臣宿將素爲賊所畏服者使兼帥五路聚
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日至金
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爲必討之勢而實
不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辨士離壞其黨與

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
能以地與衆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
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
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
爭爲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即
用其酋豪命以爵秩綦布錯峙務使相仇如
漢封呼韓邪通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
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
年內保境不煩守餽運豈非萬全之至

計哉臣願 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
夫爲人臣計與爲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
効首虜無以爲功爲 陛下計唯天下安社
稷固耳 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
德但能措太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
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
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切
不取古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
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爲貴聖人

以不言爲德老子稱大辨若訥莊子言至道
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
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
愛人臣愛君未如有洎之深切者也臣切慕
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
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
識道路惟 陛下哀愍其愚而憐其意不勝

幸甚

元豐五年上
時知筠州

論西不可再舉

范純粹

臣伏見朝廷聚兵一道以俟西討將修築堡寨聚積芻糧為進攻必取之計臣以非才職專餽餉雖前後累與同職官條具事狀仰煩聖聽然其所論皆區區餽運職事之所當言者至于攻討得失之勢城堡利害之實師期之緩急民情之戚休所以繫朝廷天下之體者則非臣之職而前此未之言也臣愚以謂畝畝不忘君者蓋臣子之常守况臣世荷國恩父叨器使今事有所覩而心所懷詎當

非職為間而隱默自欺此臣所以自信不疑而欲言者也臣切聞去年邊事之初議者謂夏人僭亂囚辱其長衆怨親叛席卷可平朝廷大治兵師諸道並進所向力戰而賊巢不拔則是與夫議者之言有間矣今朝廷會兵涇原欲為且城且戰之計臣以謂精騎二十萬聚于一方聲勢重大彼必清野以避我鋒決於它路犯邊以為牽制萬一乘虛入寇則事可憂兼涇原進築之衆所食糧米日將

萬斛所築城堡不過一二而地里漸遠餽運無可繼之策時日漸久丁夫有奔潰之虞當此之時勢必中罷豈不負陛下興舉之意而繫夷狄觀望乎矧所城堡障深在賊疆存守久長豈敢自保此又不可不慮者也朝廷休養民力充實府庫久矣去歲兵師一出而公私困弊若此其甚今者再議大舉人氣事力大非去歲之比若今歲事功不就即來歲又將如何國財民力將何以繼此臣所謂攻

討得失之勢城堡利害之實者也臣准制置司牒坐到調發時諸路兵馬之期皆在六月切計出兵之日決是初秋去歲涇原環慶兩路各以九月出兵比至中冬漸以還塞然猶士卒疾凍十亡四五今七月行師方是苦暑以二十萬之衆冒犯炎日或彼堅禦寇或負重力役渴欬難周瘡痍多有復當大雨時行之月豈無遼之虞臣恐疾病傷殘有甚前日內外重兵上繫國體此臣所謂師期之緩

急者也臣切見去年調夫出界其上等人戶
有至獨出數十夫之家其貧下人戶亦須數
戶共出一夫每夫顧直至百貫文又諸路轉
運司接續調發至于再三其間凍餒艱辛若
遇賊被害死亡凋弊久未可復今茲再籍百
姓已諳事勢人必駭畏頗有逃散麩麥在隴
秋禾將耘妨奪農時適於此日緣軍興大計
動須人力臣等蒙朝廷誠以軍法責令趣辦
若人戶大段流移關內騷動根本之地事有

可憂異日言者必以臣等爲歸咎之地一身
之責無足自愛其如國事何此臣所謂民情
之戚休者也臣切謂朝廷興計當萬全而不
當幸一時之無事發而無成前車可鑒臣切
與老子邊事之人曲折講議事可寒心而中
外之臣妄意朝廷謀身畏禍無有爲陛下
言者臣獨何人特以忠議所激不復以職事
爲間寧受盡言之罪于今日而不忍被不言
之罪于它時故敢以所得衆人之論昧死以

聞

貼黃臣非不知危言橫議自速罪悔切
以謂今日盡言蓋無負于陛下罪即
鼎鑊何所愧心若雷同衆人公肆欺罔
苟幸目前之無事使昭昭公議壅塞不
聞貽朝廷他日無窮之患非臣所知也
今日之論誠若迂誕陛下異日當以
爲忠言元豐五年五月上時
繳進後堯光武詔書 范純仁

後漢光武報臧宮等詔曰黃石公記曰柔
能制剛弱能制疆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
者仁之助也疆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
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
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
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
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
德者疆有其有者安貪人其者殘殘滅之
政雖成必敗今國家無善政災變不息百

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此秋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常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臣伏見夏國差人詣闕多日未見於回近日探到賊中事宜漸却添屯兵馬必是發情疑阻却欲別生邊患伏望聖慈以陝西生靈之故稍從其欲使復常貢庶幾可以罷兵俾

華夏復見太平則陛下好生之德洽于生靈祖宗社稷享萬世之安皆在陛下一言之賜爾臣當讀後漢光武報臧宮馬武詔書良有深戒臣恐陛下欲聞謹錄繳進惟聖

心採擇

元豐八年上
時知慶州

乞還西夏六寨

司馬光

臣伏見祖宗皇帝以夏國主趙秉常為臣下所囚興兵致討奮揚天威震動沙漠虜攜其種落竄伏河外諸將收其邊地建米脂義

合澤圖葭蘆吳堡安驢等寨此蓋止以籍口
用爲已功皆爲其身謀非爲國計臣切聞此
數寨者皆孤僻單外難於應援田非肥良不
可以耕墾地非險要不足以守禦中國得之
徒分屯兵馬坐費芻糧有以成遠輸之累無
拓土闢境之實此衆人所共知也王師旣攻
靈州不克狼狽而歸卒疲食盡矢亡頗多西
人知中國兵力所至自此始有輕慢之心是
以明年邊臣築永樂城虜潛師掩襲覆軍殺

將父之又舉一國之衆攻圍蘭州期於必取
將士堅守僅而得全虜自是銳氣小挫不敢
輕犯邊矣臣聞此數寨之地中國得之雖無
所利虜中失之爲害頗多何則深入其境近
其腹心當慮中國一朝討襲無以支梧是以
必欲得之不肯棄捨二年前虜嘗專遣使者
詣闕深自辨訴請臣服如故其志無他止爲
欲求其舊境而已朝廷旣許其臣服虜來請
舊境朝廷乃降指揮其前則云所以興舉甲

兵本欲執取罪人救拔幽辱非有意侵取疆
場土地而已其後乃云止將已得此小邊土
而示削罰豈可更有陳乞還復之理此則朝
旨首尾已自相違又興師本爲振拔秉常拒
命者國人之罪豈可更削秉常之地於理差
似未安王者以大信御四海羌戎雖微恐未
易以文辭欺也於是虜旣失望憤怒怨懟移
文保安軍辭理不遜云今來賀正旦人使難
議發遣自是正旦生辰乃至 陛下繼明皆

不遣使入賀其不臣大矣然而去歲四遣使
者詣闕第慰祭奠告其母喪并進遺物禮雖
不備稍示屈服臣切料虜意不出於三一者
猶冀朝廷萬一赦其罪戾返其侵疆二者陽
爲恭惟使中國休怠陰伺間隙入爲邊患三
者久自絕於上國其國中貧乏使者往來得
賜資之物且因爲商販耳昔衛貳於晉取戚
田及衛人旣服卻缺曰衛不睦故取其地今
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

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遂歸戚
田千衛今西人所爲如此朝廷旣不能拒絕
勿受其使又不能招納與之更始彼來則迎
送館穀以賓客待之不來則一無所問日復
一日將踰一年臣切意朝廷謂西人勢已衰
弱心實內附故來則不拒去則不追置之度
外不以爲虞殊不知數年前王師大舉深入
將士所過烈於猛火割其疆場屢請而不還
彼怨毒欲報讎之心窺窬欲乘釁之意日夜

不忘若渴者不忘飲盲者不忘視也譬如
虎狼在屋側垂頭熟寢人豈可見其不動狎
而侮之循其頭躡其尾邪臣每思之終夜寒
心以臣愚慮於今爲之止有二策一者返其
侵疆二者禁其私市何謂返其侵疆凡天子
即位天地一新滌瑕蕩穢小大無遺者趙佗
自稱南越武帝屈彊結南漢文帝卽爲赦其
大罪遣單使往諭之佗稽首請服累世爲臣
李繼遷俶擾西陲十有餘年關中困弊眞宗

皇帝即位赦其大罪割靈夏等數州除其子
趙德明爲定難軍節度使由是邊境安寧者
四十年此乃前世及祖宗之成法非無所
依據也今秉常之罪不大於繼遷也米脂等
寨不多於靈夏也陛下誠能於此踰年改
元之際特下詔書數其累年不來賀正旦生
辰及登寶位等不備之禮嘉其弔慰祭奠告
國母喪進遺物之勤曠然推恩盡赦赦前罪
自今後百獻賜予悉如舊規廢米脂義合浮

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今延慶二州悉加毀
撤元係夏國舊日之境並以還之其定西城
蘭州議者或謂本花麻所居趙元昊以女妻
之羈縻役屬非其本土欲且存留以爲後圖
猶似有名禦夷狄者不壹而足俟其再請或
留或與徐議其宜亦無所傷至於會州尚在
化外而經略司遽稱熙河蘭會虜常疑中國
更有闢境之心不若改爲熙河岷蘭經略司
如此則西人忽被德音出於意外雖禽獸木

石亦將感動况其人類豈得不鼓舞抃蹈世
世臣服者乎議者或曰先帝興師動衆所費
億萬僅得數寨今復無故棄之中國之恥也
昔漢武帝弃朱崖詔曰朕日夜惟思議者之
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則憂萬民
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弃
之此乃帝王之大度仁人之用心如天地之
覆燾父母之慈愛盛德之事何恥之有國家
方制萬里今此尋丈之地惜而不與萬一西

人懷怨憤之氣逞凶博之心悉舉犬羊之衆
投間乘隙長驅深入覆軍殺將兵連過結如
彘日繼遷元昊之叛逆天下騷動當是之時
雖有米脂等千寨能有益乎不惟待其攻圍
自取固可深恥借使虜有一言不遜而還之
傷威毀重固已多矣故不若今日與之之爲
美也此國大事伏望 陛下留神熟慮更與
執政詳議以聖意斷而行之不可後時失此
機會悔將無及何謂禁其私市西夏所居氏

羌舊壤地所產者不過羊馬氍毹其國中用
之不盡其勢必推其餘與他國貿易其三百
皆戎狄鬻之不售唯中國者羊馬氍毹之所
輸而茶絲百貨之所自來也故其民如嬰兒
而中國乳哺之矣寶元慶曆之間元昊負恩
僭亂屢犯邊境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中
國未嘗蹈其境破其軍擒其將屠其城者以
其有害於社稷也而首尾六年元昊遣使因
緣邊吏卑辭納款頓顙稱臣原其私心未必

不食中國之財思和市之利故也舊制官給
客人公據方聽與西人交易今私交易者日
夕公行彼西人公則頓遣使者商販中國私
則邊鄙小民切相交易雖不獲歲賜之物而
公私無乏所以得偃蹇自肆數年之間弛恭
似慢示不汲汲於事中國由資用饒足與事
中國時無異故也 陛下誠能却其使者
責以累年正旦生辰及登 位皆不來賀何
獨遣此使者拒而勿納明勅邊吏嚴禁私市

侯其年歲之間公私困弊使自謀而來禮必
益恭辭必益順然後朝廷責而赦之許通和
市待之如初然邊民與西人貿易爲日積久
習玩爲常一旦禁之其事甚難何則若以常
法治之則有司泥文動循繩墨審問證左追
捕傳送之人停匿之家奏裁待報動涉半年
如此則徒使邊民麗刑者衆獄犴盈溢而私
市終不能禁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峭
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其上陵故也今

嚴禁邊民與西人私市須權時別立重法犯
者必死無赦本地分吏卒應巡邏者不覺透
漏官負衝替兵士降配仍許人告捉獲者賞
錢若干當日內以官錢支給更不以犯事家
財充如此緣邊六路各行得一兩人則庶幾
可以聳動人耳目令行禁止人不敢犯矣然
人存政舉此事全在邊帥得人昔龐籍爲河
東經略使下令禁邊民與西人私市有熟戶
犯禁籍斬於犯處妻孥皆送淮南編管一境

凜然無敢犯者其後施昌言為環慶經略使亦禁私市西人發兵壓境昌言遣使問其所以來之故西人言無他事只為交易不通使

答詔論西事

范純仁

詔曰勘會夏人自神宗升遐後來遣使弔慰祭奠繼以告國母喪進遺物今者

又復遣使入朝謝恩使人比來外示恭順稍可見矣然戎情狡獪未測其誠心何如耳如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寨亦慮孤僻不易應援棄之則弱國威守之則終恐戎人在念卿父在西塞深曉邊情當此宜整嘉謀輔予憂勞可條具邊計合如何措置向去如何守禦親書實封聞奏毋拘以文

臣切見夏國自朝廷用兵以來近漢之民頗失生業並寨二百餘里不敢耕種其國上下之人皆欲講和又自陛下臨御之初聖政鼎新凡有不便於民者悉為蠲除每詔令一下民間謹呼鼓舞以至印賣傳播謂之快活

條貫此事即時聞於夷狄又邊上臣僚亦體
朝廷意不縱侵擾以此夏國必謂朝廷待之
異於前時所以遣使入慰探朝廷之意朝廷
待其初來之使禮意既厚是以接續肯來以
至累次不失恭順而終未敢復言請地者其
意應爲前來朝廷拒之太峻却慮啓口之後
更失朝廷之意則和好愈難今夏人又將到
關願選擇押伴臣僚使與推誠語論因而談
美聖政及陛下好生惡殺捨己從人之德

彼必有所對答則夷狄之情亦可測見若有
願和之意則可令押伴臣僚自作意度說與
自用兵以來甚有陷蕃官吏軍民見在西界
若夏國盡底納與朝廷待將虜到生口賜還
夏國如有邊上未便之事亦可因而陳請
朝廷必應量度應副彼若云前來已曾請地
入貢蒙朝廷不允則可答云前來請地乞貢
是梁氏之意宜其朝廷不允今梁氏已死朝
廷於國主必無所難彼若無對答則乞委延

州趙高宣布此意其肯還生靈及來請地則
可曠然降詔許之亦不須疑其狡獪難測彼
將陷蕃官吏軍民押在界上即却將向來所
得邊地及城寨內外所居漢人寓戶先次漸
令移入近裏并勾集前後虜到夏國生口亦
在界上先且立定誓表預約期日兩相交還
如此措置則取捨有名於國威無損其有向
來所得邊地雖是建立城寨其間實有孤僻
不易應援供餉之處留之則戎人必須在念

邊事難息若却換得陷蕃生靈不唯無損國
體兼和氣充塞天地 陛下聖德超越古今
爲中國無窮之利矣若趙高諭意不肯換易
及換易之後尚生狡計別有邀索則 朝廷
自可絕之嚴戒邊城堅壁靜守任其所爲如
此則我直彼曲則人神共怒滅亡可待我逸
彼勞則雖久不來庭於王道無損所有交際
及宣布之時其間合有意度節次更委趙高
條上不得落賊姦計臣倉卒略具大槩仰答

聖問未能詳盡如蒙召對尚有口奏事件得以粗陳更在 陛下擇而行之天下幸甚
貼黃臣所知邊事只熟知環慶及粗知
廊延其他路分非臣所知臣今所陳乃
王體當然為萬世之法非一時之利害
也又其宣布意度及換易事節先須只
作押伴臣寮及帥臣意度者切恐戎人
萬一於應對之間失禮不遜則於朝廷
無損又將來夏人回日必有答詔便可

獎諭其累次遣使恭順及喻以解釋仇

怨罷兵息民之意

元祐元年二月純仁

賜宣召上殿面呈邊事奏入太皇太后
遣中使以實封手詔賜純仁及呂大防
今條具措置守
奏禦純仁上此

答詔論西事

呂大防

臣伏准詔問戎人狡獪未測其誠心臣愚以
為夷狄之情自古無信西夏自繼遷以來專
事譎詐惟朝廷御得其道則詐無所施或失
其方則驕而益肆待遇之體不可不審然以

臣觀之今日夏戎之情略可見矣羌人重於
酬報先帝舉大兵徑抵靈武幾入其國而
不能以數萬人之衆入塞爲報求樂諸將寡
謀敗事使北虜僅得以籍口然自是王師深
入不虞之咎非其本國舉兵之成功蓋未足
以爲美虜之無能爲一也自來開邊進築之
始虜必極力決爭乘其未堅至於三四不能
得而後已昨蘭州之城攘斥甚廣雖一再至
爭不能得去歲米合遂不復來城旣益堅虜

望亦絕此虜之無能爲二也比聞秉常極孱
劣梁氏旣死而秉常已亡則內難未已何暇
外圖雖使秉常得存亦不足畏今數遣使入
朝而不早布誠疑者蓋苟欲觀望遷延不敢
先發以示弱以臣愚計切聞虜使旦夕到闕
可使押伴中僚且以私意問其來使今主上
嗣登寶位自大遼諸國皆遣使入賀夏國是
朝廷蕃臣何故獨不至以觀其意足以測其
僞矣又詔問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寨亦

慮孤僻不易應援棄之則弱國威守之則終
恐戎人在念臣以謂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
棄蓋思之未熟也詔旨以爲弱國威真廟筭
之遠慮然臣猶謂棄之不止弱國威而已又
有取侮於四夷之端焉不可不審計也况蘭
州西羌之地本非夏國封境又其君長嘗受
朝廷祿秩元昊以來方盜據其地延慶城寨
則接近漢界一旦舉而棄之未見其可今日
措置之宜只可降詔下本路將會州一處更

不攻取其蘭州及延慶兩路新建城寨只據
見得地界守禦亦可以稍安虜情而爲議和
之計矣議者不過謂成兵少則不足以出戰
多則無力以供饋臣愚以綏蘭之地皆並塞
美田增招民兵墾以足食則供饋之費省專
事守計少存戰兵則騎兵可大減矣其增招
民兵墾闢曠土分守戰之計減供饋之費如
以爲可即乞下臣修析子細利害又詔問邊
計會如何措置向去如何守禦臣愚以爲今

日邊計唯擇將師爲先轉運使爲次其他施設皆可取辦伏聞國初西戎之患多在環慶太祖皇帝擇姚內斌董遵誨二驍將以守二州租賦之人兵械之費一切付之而聽其自爲西人畏之不敢入寇今以四海九州之力奉邊而不足太祖以二州租入之費禦戎而有餘以此言之守禦之方左於得人而已臣遇以陝西五路宜擇威名忠亮之人不限文武爲之統帥其次以爲將左又擇公五強

明之臣以爲轉運使副俾各擇其才能以充其任使之屬官備邊之城專事守計而出戰救援之兵蓄於內郡平居則散而耕寇至則聚而守且爲內郡之兵以援之視寇入之多寡深淺而必報之無使其得志亦不妄動以生事守兵雖見大利不得出戰戰兵雖見大利不得久在邊如此則費省而易供守堅而不墮其計矣

元祐元年二月上
時爲吏部尚書

請以蘭州二寨封其酋長 呂陶

臣聞朝廷之安危不繫於疆土之廣狹中國之盛衰不在於夷狄之違順取與守難易不同其術內與外輕重各異其宜知守之爲難則不敢易於所取知內之爲重則不忍輕於事外此得失成敗之機昔之聖人大有爲於天下者莫不欲震耀皇武以威四夷空其巢穴絕其種類使之竄伏奔走而唯令之從其規模權略豈非恢宏深遠哉然終有所不爲者恐不足以爲後世利也臣共惟 太祖皇

帝嘗出幽州圖以示趙普普對曰此必曹翰所爲翰往必可得幽州然 陛下旣得幽州則以何人代翰 太祖於是默然持圖歸內又聞 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中旣平汾晉車駕遂北征欲乘勝取范陽王師所至皆克捷降者亦衆竟以士卒疲頓轉輸迴遠乃班師而歸雍熙中又嘗詔欲親征會有岐溝之敗而止夫以 二聖睿謀英斷徘徊指顧而四海混合豈獨一幽州而不能取哉蓋不欲以

大定之天下而耗其力以事一方也其惟
神宗皇帝聖智高廣有削平夷狄之志既取
熙河又取蘭會方將一舉而滅西夏不幸弃
四海矣則今日之計固宜權其輕重審其難
易而決其予奪也夫元元之疲瘵可謂甚矣
陛下深知其然加意惠養仁澤流行非特一
事夙夜焦力既勞且至然而邊鄙有深憂
國家有大費則生民何時休息哉所謂蘭州
定西城龕谷寨者久在封域之外一旦取而

有之地不可耕而食人不可收而使而使廢
垣頽壘如孤兔之穴罄金帛以具版築而郡
縣力困於饋挽驅士卒以嚴戍守而肝腦或
至於塗地今日運鎚數百乘明日致粟數萬
鍾然後有累月之用環而視之則帑廩又空
矣平居無事一歲之費凡二百萬緡烽候忽
警安可勝計坐耗中國莫甚於斯如火銷膏
不知自覺非朝廷之福也臣嘗觀有唐之盛
其君臣不勤遠略不賞邊功者蓋不欲使國

家有虛名而生民受實害耳儻得無用地終則捨之或因而封其酋長俾之自守請舉一二以明之昔太宗既擒頡利割其故地置都督以統之擢酋豪爲郎將者五百人又嘗克平九姓冊李思摩爲可汗使率所部建牙於河北又嘗以鐵勒回紇等十三部內附遂置六府七州各以酋帥爲都督刺史蓋叛則誅之伏則懷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何必利其土地然後爲勝哉魏鄭公緒

遂良溫彥博狄仁傑輩皆持此議莫不欲肥中國而綏生民也以今天下民力凋弊之後太母垂簾保佑聖君措置萬事尤宜安靜以享太平之福彼窮邊荒徼無用之地固當割棄以賜其酋長如唐故事因而封之則一全恩信懷柔之體二息饋運轉輸之勞三則免攻戰死亡之憂韓大利莫過於此大臣之議遲遲而不及者必曰先帝神武聖機有鞭笞四夷之意復數百年陷沒之地其功可謂

大矣其德可謂盛矣今輒棄之無乃墮大功
損盛德乎臣愚切謂不然中國之待夷狄者
惟恩威二柄而已方其未服則威以屈其力
及其既從則恩以懷其心於是取與之權我
當兩得於內而逆順之勢彼不能逃乎其外
先帝昔取之者威也故其力屈 陛下今與
之者恩也故其心懷然則何累於功德哉亦
足以成 先帝之志矣向日大臣不能堅守
誓書沮折虜使乃捨公邊數百里襟要之地

而與北狄矣豈數百里之襟要則可損而數
城之孤虛則可弃乎且彼數百里者存之未
有損去之未有益而遂去之此一州二寨去
之則爲利存之則爲害而反存之又非通論
也况守之與弃議不相須可與不可必歸於
一有必可守之策然後有不可棄之理今一
州二寨之地久陷異域一日復歸於我則事
將至於必爭爭則有勝負是未可必守也處
未必可守之勢持必不可弃之論臣恐異時

之悔有甚於今日矣昔正觀既平高昌以其地爲郡縣號西昌州魏鄭公諫以謂不出十年隴右且空既而置安西都議府調兵徒罪人以戍褚遂良諫以謂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召其首領悉還本土書皆不報其後突厥寇西州太宗悔不用褚遂良魏公之計抑可爲今日監也臣願陛下參酌古今之迹早決蘭州之義無使重困生民久生邊患則天下幸甚

貼黃議者又曰蘭與熙河唇齒之勢今棄蘭州則熙河危矣臣則應之曰是不知本末而言也且熙河岷州通遠軍者本青唐董氐故地分洮水之東西乃木征坐之處其蘭州并定西城龕谷寨者乃夏國故地蝦蟨所管之土今若棄之則蝦蟨族類惟知自保其巢穴而已安有旣得故土而復侵他人之封境與青唐爲仇敵哉則熙何一道自有青唐爲

之捍蔽也蘭州雖棄熙何不危明矣蘭
州四向雖可種但屢爲西人所掠是以
不可得而食元祐元年閏二月上
時爲殿中侍御史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三百三十八終

之得藏也
州西向
不可得而食
州人所種是以

會通諸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三十八

